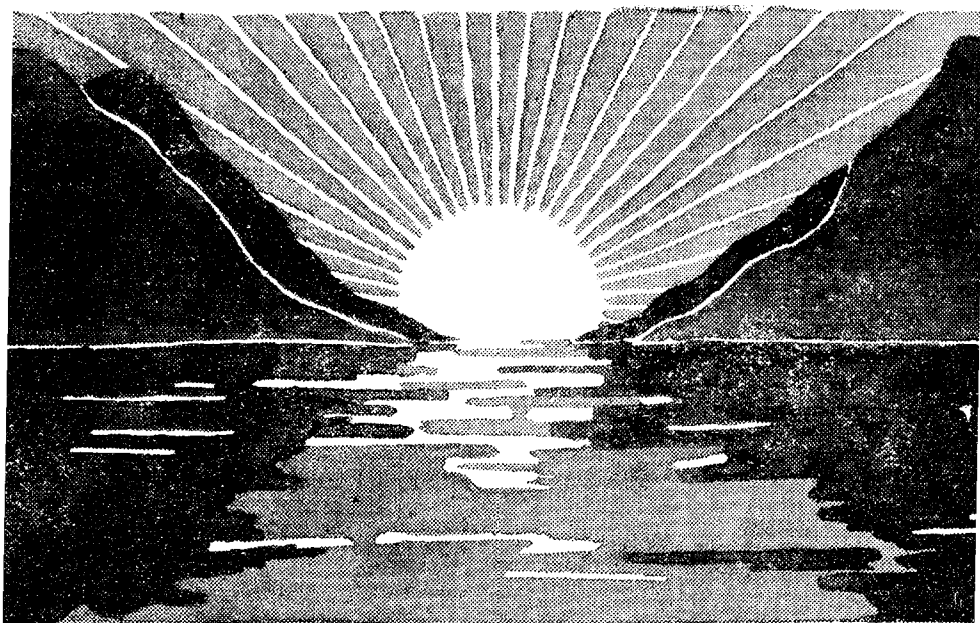


工人小叢書

公教前途展望

徐雅爾 著 蕭先義 譯



北平光啟學院

書叢小生人

望展途前教公

譯義先蕭 著爾雅徐

院學啓光平北

卷頭語

巴黎徐樞機主教 CARDINAL SUIHARD 久爲學界的泰斗，因而馳名於全球，先任 REIMS 主教，成績卓著，後陞巴黎樞機，傳教益力；近年以來，鑑於邪說橫行，人心日下，國家社會有不可終日之勢，時局險惡以今日爲最，樞機不忍坐視人類之淪亡，於是夙興夜寐對維新思想，多方檢討，對新人文主義徹底研究，深思熟慮，發爲萬言之鴻文，苦口婆心說明爲建設世界，大家應負的責任。

這篇樞機的作品，因爲朋友的勸告，未敢逐字地翻譯，而於作品的大旨，則甚爲注意；所以原著者的思想竭力保留，而於華語難以逢出者，則惟有割愛，這是應向著者道歉，而請讀者諸位原諒的地方。

— 先義 —

六月十六日

目次

導言——新人文主義的興起	一
一、公教的現狀	二
1 教外人對於公教的批評	二
2 公教人的兩種態度	三
二、公教的已往	四
1 公教的教義	五
2 公教的歷史	六
三、公教的將來	九
1 取締不正確的思想：維新論與完整論	九
2 公教的綜合	十二
3 傳教的工作	十四
A 關於內修	十五
B 關於時務	十七

導言

大戰結束已經三年，但和平仍未得到，社會秩序亦未恢復，而且好多地方，依然殺氣充盈，戰雲瀰漫，宮室化為瓦礫，都市變為焦土，戰禍之甚，遠過洪水猛獸，何怪人人談虎色變？然否極泰來，物盡必反，戰爭之兇殘當然可畏，然因破壞而去舊更新，亦足使世界前途大放光明。此種論調，絕非夢中幻想，而實基於至理，現今祇是過渡時代，來日的希望，實在無窮！

今日世界，由於科學發明，促進動力與速率，於是工廠林立，機械普及，生產增多，遠非昔比，加以交通改善，舟車日新，汽車馳驅於大陸，不患山川阻隔，輪船航行於海面，不復望洋興嘆，飛機超越高空，往返尤為容易，是以五湖近若戶庭，兩極宛如毗鄰，往來頻繁，商業日盛；生產、消費、經濟、財政，逐漸成為國際問題；普通用品來自天涯地角，日常生活，個人繫於羣衆，而思想言論，亦由印刷而傳佈於各處，超越國際的電影，奔馳天下，透過一切的電波，將思想言論，新聞音樂，一視同仁地送達每人；廣播與電視，好似神經與腦髓，指導整個世界，度起一致的生活。

這新的潮流魄力至大，翻山倒海，勢不可遏；其勢力的雄厚令人不可思議；距今二千年前，羅馬黃金時代，形成「地中海世界」的燦爛文化，轟轟烈烈，盛極一時；今日出現的新潮流，不久將來，必於整個世界形成更大的新文化，超越國界，不為言語，法律等等範圍所限制，這種普遍的文化我們名之曰「世界人文主義」或「新人文主義」。這「新人文主義」由於已身組織的純一，及其內在原理的作用，縝密完善，絕非東西藝術的組合，或其他混雜的東西所可比倫。

「新人文主義」的技術性格，非常顯著，原因它出自科學，所以熱誠的傾向科學，它的生活在此，它的希望也在此！今後因「新人文主義」的發展，科學知識將取古典文化而代之。好奇心轉移方向；人類將放棄純粹觀念，而

注意於有效的工作。

一、公教的現狀

「新人文主義」現今已經充分表現：二十年來的世界，異於有史以來的任何時期；這不僅是外面的演變，而實是在是基於內在的變動。現今是打破記錄的「人類大團結時代」。

自來分裂的世界，今日形成了超越國界的人類大團結——「新人文主義」，這主義可謂突如其來；那麼將如何應付這「新人文主義」？誰將與以指導？誰將與以援助？誰將與以生命？

非公教徒以為公教不能負此重任，簡單的理由便是：「公教即將滅亡。他們以為公教將亡，甚為顯著，理由是人類擴大，公教縮小，已往的信徒數額，相當渺小，厥後叛徒的出現，更是她破產的標記，在過去她為彌補教內的裂痕，疲於奔命，然而若干民族國家，終於爭先恐後地將她放棄。至於公教的聲勢，更為衰落！昔日教化的母后，擁有教導的全權，金口玉言，違者論罪，愚民之前，作威作福，聲勢之大，舉世無匹。自以為金城湯池，可垂萬世；而今則焦頭爛額，信仰分裂，怨聲載道，昔日盛業，已不為人所齒及，且過去依仗權貴，壓迫弱小，重視資產，剝奪貧民，今後則必當同歸於盡。」

「公教罪惡滿盈，乃人類之大敵，而尤為新人文主義的大敵；她和新人文主義，不是「不合」，而是相反；此種大惡，令人切齒，一息尚存，必當與以殲滅！」

「關於宇宙，科學講給吾人「時間與空間是一個」，一種起自物質的能力，繼續演進，而為今日的人類社會，這種定命而向上的革命，由於技術的進步，使人類脫離神話與奴隸性格，更進而入於今日的新人文時代、主持樂觀倫理，並努力於生理、心理及社會等科學，以增進人類的幸福！」

「公教的宇宙觀，主張「神制」與「平衡」，哲學則滯於「凝固」而荒唐的教義；倫理則多尚先天與消極；盡力以階級精神，使人迴避一切反對神制的科學。關於人格，公教又陶鑄些無勇氣，無能幹的敗類；公教使人墮落，

引人出世，教人怠於世事，拋棄人間友誼，怯於作戰，怠於工作，更不敢冒險進取；公教人士，由於教育的不良，實非工作之人，何能以征服世界相期？」

『如此說來，公教如何不被人唾棄？今日人類正在發展，正在興高彩烈地對於更實際更美麗的未來世界，努力工作，此等工作之離棄公教，甚或反對公教，一點也不足為奇；為建設新的世界，人類對公教毫無所求，並且對那完成的時代不必用她來作證人。』

至於公教徒方面，則認為公教永存，且為世界所必需。關於公教的進行，以及公教處世的態度，則可以分為兩種，現在約略地分列如下：

一種是保守派，他們的主張和態度是硬性的，不容氣的，不容異己的，百折不撓的；他們以為不是公教將死，而是「新世界」將亡；他們以為「太陽之下，沒有新事。」而所謂「新世界」祇是一種說法；世界由幾種問題脫離公教，並沒有什麼可奇；今日所有的難題，歷史上都已有過，祇是名目不同；關於進步並非公教過遲，祇是人類妄為；一些新的組織，亦如過去的一切，青春既去，終於衰老；對於今日的惡劣處境，我們要靜候天時的轉變，風波既平，真理終必勝利。

今日公教的危機，在乎附和潮流，公教必須抵抗這永久的誘惑；原因不是公教當附和文化，而是文化當附和公教，故公教不必以不合潮流而自慊，公教必須效法救主，退却惡魔的謊言；現今的一切，都要求公教放棄那主要的使命，便是忠誠無欺地供給人類永生之言；如果公教為求可疑的發展，放棄這專有的權利。那便是自取敗亡。原來公教乃是天主的國家，並不隸屬於此世，所以不要期望消除二者之間的鴻溝；公教須恆久地置身於無休止的擾攘之外；公教對外的唯一態度，便是「不合作」。

在教義方面，假如回憶古來傳統的整個方式，便足證明衛護公教，保障正義的辦法，應當如此；公教雖因自重而陷於孤立，然堅持正義，絕不左袒。

關於行事，公教人士須要注意：冒昧進行，不能得到重視與利益，故對外須多加斟酌；信友的任務，祇在實行

信條，善作天主的子民，公教必須堅決自持。

實難公教於時事無進取的一派，以爲公教必須大事改革；原因是西方公教未曾和社會，一起推進，而凝滯於舊日的封建形式，這在當時，由於教會與公國的生活相同，固定於此種形式，未可厚非，然時至今日，迥非昔比，倘仍度那中古時代的生活，則將不啻於人類，蓋如是則公教祇盤旋於空中，而不入於人世，不以福音中所有的寶藏，來改造現今的社會，並建設將來的世界，而且籌劃失當，坐失良機，致使仇敵於文化及社會各方面，取得領導的地位！

談到各種科學、社會、法律……維新人物，概非公教所有；爲基督征取世界，豈可如此作法？然而東隅已逝，桑榆非晚，祇要公教肯以救主的精神，從速入世，仍可得到相當地位，而且是領袖地位。

主張迎合現代潮流的人們，在參加一切文化工作，務須忠誠地尊重整個的信條，擁護聖職人員，以親身所得的閱歷，扶助各級教士，製定有效的傳教方法；他們希望具體的，適合時代的宗教訓導，取締古舊的、迂腐的宣講方式；他們要求實際化的神學，將教理的大端，置於今日神修的中心，並適合其可能造詣的地步；他們使人注意，公教禮儀，多爲大衆所不解，因而一般教友認爲純粹的宗教儀式，毫無影響於實際生活！公教對此種情形，必當多多努力，激發教友興趣。

這許多的希望與要求，明明表示，公教欲征服世界，便當適應世界的環境。

「拘泥以自保」，「入世以救世」，乃是相反的兩大主張，很多信友不知何去何從；他們既爲新思潮所吸引，而又怕偶一不慎誤入歧途；因而瞻前顧後，不知如何是好；然既不能擺脫雙方的爭奪，因而內心焦慮，自知一方面屬於世界，須要盡公民的義務，一方面身爲教友，又要負教友的责任，並希望這雙重的任務，都能順利地進行！但事與心違，他們見到世界的厄運將不能遏止地波及公教，因而心內痛苦萬狀；對公教的未來勝利，雖不懷疑，然不能從困難中施以挽救，則心中爲之感傷不已！

公教與新人文主義，是目前的重重大問題，現在無論國內國外，報張雜誌，公共集會，私人談話，對這問題，都

在津津有味地研究與討論。

關於所謂公教派別，吾人認爲此種分崩離析的態度是不對的，因爲同室操戈，勢必阻碍前進，這事有關公教的清長存亡，是我們不可不注意的！至於公教的進行方式，必須依照教義與傳統，深切研究，詳細規定。

總之：公教並未衰老，而且前途光社，大可樂觀，還是可以向大家告慰的！

二、公教的已往

1 談到公教教義，則公教爲基督之淨配，共成一體，成爲「完整的基督」，而且公教卽是基督，古來聖賢，同持此論，聖保祿及其他宗徒皆稱公教爲基督，聖奧斯定謂：「基督宣傳基督。」包素璣稱公教爲「廣佈的基督」。

救世大工，絕不以基督升天而終了，所以公教存留此世，以完成救世的宏業。

A 救主有「神性」而兼「人性」，公教亦是如此，就「神性」方面講，公教爲超越人世的社會，猶如聖寵超過世物，醴酒超過糟粕；公教以本源論，來自天主，以目的論則濟世救人，公教不僅是一種「法人」公教是神聖的；完善的基督的妙身，純潔不變的啓示之守衛；公教永存此世，「地獄之門不能勝之」。

B 就「人性」方面講，公教以有形組織，托足此世，與整個人類，時時往還；於地理及歷史方面具有特性，一切的一切，皆爲天主所措施；公教好似天主的選民——（以色列族），這被選之民，歷年久遠，史冊獨長，今公教包括萬民，風俗殊致，性情各別，來日滄桑之變，更難令人估計。

a 公教爲生活之體，故須繁榮滋長，有增無已，新約所訓「芥籽成樹」，枝葉扶疏，頗能表示此意，公教本身，含普遍性，宗徒以來，大事發展，東西各國，多聞福音，向化之速，令人驚愕；奧斯定世界遊記，謂「天國邀請萬民，前往參加……」是公教疆域，兼包天下，至廣至大，絕不爲國家民族所限制。

公教發展，具有偉大目標，即在形成「完整基督」。自聖神降臨日起，至救主末次降來，日就月將，有增無已。

，以成救主最後勝利，使天下萬民，屈膝跪拜，認救主爲天地真主，萬民之王。

b 然公教寄居此世，遭遇不同，時而受榮，時而受辱，宛如救主生前，時而勝利，時而失敗，時而登大博爾山，時而登加爾瓦略山；依照「僕人不能超過主人」的教訓，公教常在幾處，遭受仇人的反對，巴斯加爾謂公教痛苦至死，說得很對；公教所行之路，是痛苦之路，是十字架之路，到處充滿着侮辱欺凌，創傷死亡，公教的臉面亦如救主的臉面，血汗匯污，令人不忍注視，「……沒有光榮，沒有體面……」（舊約以賽亞論救主。）

c 既然如是，何怪公教被人錯認，被人歧視？既然猶太人不認木匠之子，爲天主子，不認被釘者爲救世主，又何怪現在的人們，不認公教爲真教？不認公教具有「神性」，不認公教爲基督的淨配！下流之人習於罪惡，概以公教爲眼中釘，所以羣起反對，通俗之人祇知觀察外表，不能明瞭公教的真象，他們祇見公教的法典與禮儀，而公教的超越性，與神聖性，則一概不知，何怪他們對於公教，視而不見！又何怪現今之人，（亦如基督當代之人），不肯接受公教的信條呢？

2 論到公教歷史，很顯明地看出公教有兩種特性，講到人性，她既然居於人間，所以參加一切社會文化；講到她的超脫，她雖有二千年的歷史，但她依舊青春，絕不衰老，隨時設教，化導天下萬民。

A 關於傳教方針，宗徒時代，有所爭論，或持猶太主義，或持萬民主義，議論紛紛，莫衷一是，最後保祿宗徒決定萬民主義，聖伯多祿，與以贊成，於是依着「與希臘人爲希臘人」的原則，創定希臘和羅馬等教會……厥後內隆及刁開先難爲公教，無所不至，殉道者百萬，流血成渠；然公教並未少衰；至公斯且丁，受洗入教，聖教大興，榮及一時，無奈不久之後，北蠻南侵，兵多將勇，百戰百勝，無何，雄踞三洲之羅馬大帝國，已入於異族掌握，豈不可惜？然而公教如何？公教豈不與羅馬偕亡？年已衰老的畢奧斯定，對於當時的公教，深感不安；以爲公教難免與羅馬同歸於盡，如此想來，怎能不令人心焦？然公教有堅強的意志，和平的精神，對前途常抱樂觀；不以羅馬之失敗，爲人類世界之總失敗，她似乎已經料到人類將來的大活動；並相信將有新世界的發現：「蠻夷的文化」將有超過羅馬文化的發展！所以公教能以無憂無懼地，乘風破浪，向前推進！

蠻夷固然征服了羅馬，然而公教却征服了蠻夷，蠻夷取羅馬後，逐漸進教，遂於七百年後，形成公教化的中古時代，不幸如狼似虎的亞必然異端出現，錯講救世大端，愚民無知，大受其害，幸有聖多明我，聖方濟各，聖多瑪等出世，宣傳真道，撲滅謬說，至十三世紀，公教更大放異彩，教堂編設都市，議院、大學，皆為教主所主持，法國英國更有好多聖王，公教執西歐的牛耳，垂二百年之久，轟轟烈烈，亦云盛矣！厥後革命興起，歐洲多事，教會因以分裂；公教自公斯旦丁以來，此次損失，最為嚴重，然公教失之於西歐，而基督妙身，仍在增長，於是新世界出現，教主宣傳，教友協助，不久以後，福音徧及各地方，教義統一，毫無分歧，芥籽成樹，欣欣向榮。然不久以後，風波再起，科學主義，民族主義，唯新主義等等……同時並起，內外交攻，以期殲滅公教，及至物換星移，邪說衰老，敵寇喪膽，棄甲而走，而此時公教有如雨過天晴，依然固我。

B 至於公教何以能常獲勝利，何以能處險若夷？因公教目光遠大，處世有方，可進則進，可退則退，不冒險以取禍，不鋼步以自封，所以能自古迄今，普遍發展，萬年昌茂，時時向榮！

C 當然近世以來，歐洲教民之數目，實不如往昔之多，然非洲，美洲，亞洲，添設若干公教的省份，而特另亞洲與非洲，教務更是蒸蒸日上；但是說到宗教信仰的損失，在好多社會、國家、民族、階級都有同樣的現象，好似科學與宗教，不能共存而並立；究其原因，則主觀客觀，甚為複雜，詳加審察，不能不宣判公教無罪，而教外名流，捫心自問，却常說：「罪在朕躬」，蓋自文藝復興以來，邪說橫行，肆無忌憚，至十八世紀，更提倡「唯性教育」，「人」的哲學；至十九世紀，則更倡「無神主義」，「唯物主義」，至是遂徹廢宗教！

D 但公教未曾忘記訓導萬民的責任，特另近五十年來，作得更為積極；教宗時常向全球各國，重申不可動搖的生命原理，希望大家以宣佈天國，為建設今世的第一要務，良第十三曾為教友開闢「合於聖經的社會途徑」；比約十一貶斥封閉的國家主義；比約十二，邀請整個人類，協助公教保存家庭制度。

a 公教以「仁愛代表」的立場，呼籲和平，阻止戰爭；並於戰爭期間，消滅仇視，並使窮人生活更能合於人道。

b 以「公義代表」的立場，公教於財物方面，努力燭照天良使大家依照倫理原則，建設將來的社會。

c 以「聖寵代表」的立場，公教諄諄勸導使大家於倫理，社會，政治；之外，注意教友工作——超性工作。

d 想到教宗們的言論，不能不驚奇教理的一貫與忠誠，而且言行相顧，決心濟世，供給私人，家庭，國家，社會，各種物質和精神的利益。

e 近年以來，不少的信友隨從罪惡的潮流，與公教脫離關係；有的人思想錯誤，以為脫離公教，可以他受維新世界的精神快感，或者在無神派內，可以滿足大量的慾望。有的人雖未脫離公教，而僅為有名無實的信友，此種景況實在令人可憐！

f 然而近年以來，也有一種好的現象，那便是善人團的興起，他們在前一世紀，人數既然很少，所以都抱着消極的態度，數十年來，在一切的環境中開始活動，盡心竭力宣揚真道，對於反公教運動，加以阻止，他們的工作很有價值，他們的努力，甚堪欽佩！

a 在知識界——文學、科學、哲學——信友所佔的位置，明證宗教與科學，絕非背道而馳；在五十年前，公教知識界，祇有幾位鼎鼎大名的人物，現今已經擴大起來：公教思想家普及於各大學，各學院，科學社與研究社，這些名聞遐邇的公教學者，不但不隱藏自己的信仰，而且用自己高尚的學識，與研究的成績，證明思想家和宗教家的任務完全調諧；他們更努力宣傳：關於當今的良心問題，皆可於公教教理，得到圓滿的答覆；這公教思想界的活動，足證公教的強健的生命！

b 關於宗教生活，內修工課於質量雙方，同時發展，此種進步既見於知名的宗教歸正者，於是信仰心因而增加，教外人因而注意；聖書，聖人傳，神修書等，皆發出驚人的奇效，高尚的神秘學也激起大家的興趣，宗教生活的需要，日形顯著！現在是善惡分明的世界，所以就一方面看，現在的人比任何時代的人，雖天主都遠，但就別的一方面看，現在的聖人比任何時代都多，（這個世紀，真可稱為聖人的世紀）有多少人，為天主為教會，奉獻自己的生命！多少的人為天主流血致命，多少人為公教流配遠方？多少人在日常生活，顯示了他們驚人的聖德，而且德行愈

高，謙遜愈深！多少入會的修士修女！多少忙碌的傳教人員！

c. 公教進行會因了天主聖神的啓迪，業已成為傳教的有力工具，創興以來，不過二十年的工夫，但是成績斐然，名聞天下；男男女女參加工作，以復與人類固有的價值，公教進行會，賴天主的助佑，已經及於各社會團體，特另農工商兩界，最為發達，而婦女支部，人數更多，其工作範圍亦甚寬廣；公教進行會，為自治的機關，所以時時檢討自己的作法，自己的成績並計劃自己的前途；希望大家同心協力，使公教進行會永遠地進展，永遠地勝利！

三、公教的將來

由於前面提及的公教教義——神學和歷史——我們對於傳教的進行，可以得到有力的指導。

1 公教的組織，既然兼備「人」——「神」兩性，所以在傳教方面，要設法避免兩種嚴重的錯誤！

A 我們先說唯新主義，這主義的產生，是由於數十年來，迷惑人心的新思想，勾引一般對於信德的超越性不全明白的信友們，施行一種應付新思想的機警辦法，他們以為要緊的是與世界合作，為能達此目的，縱然使神學屈於性理，倫理併於科學，亦當與以贊成，他們以為「世間的一切都在變動，公教豈得脫此定律，公教必須大膽地參加，方可得到利益！有關係的不是文件，而是精神；不是家產，而是生命與進步」。

a 但公教大不以為然。公教對於學說，詳加批評，以免陷於自然主義，因為自然主義既消滅公教的超越性，則公教其他素質，同時失掉。

唯新主義者，祇看公教的「人性」而忽視公教的「神性」他們既然祇注意皮毛，所以難免大部的蒙蔽。

b 公教人士，不可有系統地剷除一切舊的思想，採納一切新的思想，急進主義一方面無知，一方面矛盾；唯新主義，以「實現的」為「絕對的」，並為一切行動的標準，錯誤甚多；公教在應付世界的時間，詳思熟慮，在退讓與和解中，保持一種神聖的尊嚴，公教的作法甚為得當，這原是一種不得已的態度！

c. 關於忠於教義，我們須記住味增爵來監的話：「我們必須把持「信德的寄託」，「寄託」便是託付的而不是

你所尋求的，是你所接受的，而不是你所發明的；信德的「寄託」不是為個人的私益，而是為大衆公益，所以祇當保守而不可創造，保存純粹的信德，並在相當的時期，將它交出；授以黃金交出黃金，授以白銀交出白銀，絕不可「營私舞弊」公教既受托付，不可不忠，「信德的寄託」，絕不可變更。

d 所以信友對於世界，必當有所操守，我們身為信友非為取悅於人，所以教內的規誡，便該緊緊地保守，不可懷有貳心；我們信友，不可隨風飄盪，不可同流合污，我們遇到艱難，也必須恆心抵抗，堅持到底！

B 極端傳統主義（完整主義），是針對唯新主義的，另一歧途，公教一方面是超越的一方面是「可見的」，因超越性而不屬於此世，因「可見性」而成為此世的一部；發展公教必須推進整個公教，而不可祇注意於片面！

a 教義的完整，和它那過渡的外表，不可混為一談，我們務要認定：「信德的寄託」，乃是公教的寶藏，損害這個寶藏，便是褻瀆至尊，而且是自己取禍，所以對信德本身必須絕對尊重，至於信德的講解方式，或可因時代的不同，為更易於領會，慎重將事地，加以變更，天主的啓示與神學的系統，並非一物故能此動而彼靜；關於神學系統的變動，則聖多瑪最為顯著，他將依荷伯拉圖的聖奧斯定學說與以推翻，而採納亞里斯多斯的意見；他在「事實的分析」表示了自己的態度，並用傳統的先例，證明自己的學題，從此兩種平行的公教學說，組成了希臘和拉丁的兩種源流！

公教為求教義的發展，既能假教宗的口舌，為自己的子女選定更好的學說，所以便指定了聖多瑪的學說；因為他的方式，很有價值，學題的穩固，已經證實。公教既然用聖多瑪的學說訓誨信友，所以便將他那來自歷代名師，並超過時代的價值，與以確定。

但聖多瑪豈是說盡了一切？他的講解豈是平衡與啓示，他的思想豈是已經窮盡了人類的腦筋，而不容後人再有新發現？當然不是！拉高爾代說：「聖多瑪祇是一座照海的燈塔，而並不是大海的彼岸；他的光明，該光照那向着兩個（聖經與聖傳）信德的源泉，常常前進的探求者！」聖義來乃使我們注意，公教的教訓好似藏於美匣中的珍寶

，天主聖神，使珍寶與美匣，永垂不朽，而萬年常新。比約十二說：『講教理的人，必須用言語和作品，使當代的人領悟而甘心信奉。』

b 聖傳絕不是尋常事物的機械式地死的傳授，聖傳乃是「活的」傳授，乃是教理的大端，在不能錯誤的公教訓座之下，隨着時代的變更顯露新面目的進步表現。聖味增爵來密爲答復教外人的疑難，曾經供獻了高明的意見：『教外人說：公教是否不可進步？我說：公教可能進步，而且有很大的進步！誰不承認這事，便是自欺欺人，不過在談論公教進步之前，先要說明，『進步』與『變更』不同，公教進步，並非『變更信仰』，真正的進步在乎存於已內的發展，而絕不是甲物變爲乙物。所以個人的和大衆的思想與學識，都該在自己的範圍內，隨着時代，盡量地發展！』

對於公教的治理與行動，亦不當將聖傳，與習慣以及法律與施行，混爲一談；唯新主義者，『保存生命，而犧牲形式』；完整主義者，『保全形式而犧牲性命』，教皇比約第十說：『現今不能在已往的形式之下，復興一切爲已往的時代，有利益有成效的典章，因爲現代的潮流，引起好多根本的變動，而且在這社會生活的擾攘環境中，不斷地發生新的需要，公教在悠久的歷史中，應付世界的各種問題，常常顯出「以靜制動，以不變應萬變」的驚人能力。保持信德及倫理的完整，保持自己神聖的權利，而於教理素質無關的事上，則委曲求全，絕不固執！』

完整主義者梗頑難化，害人之甚，和唯新主義相同，唯新主義的金科玉律，便是『一切都要迎合時代』，完整主義（極端傳統主義者）則以『昔日爲今日的理想標準』，這是信友該避免的「過」與「不及」的兩種錯誤，這種對於公教不信任的消極態度，阻止公教進步，使公教遲於入世，並使半數的教友，得到怠工的口實。特另對於公教習慣有系統地懷疑，個人的信仰，必將大受其害；甚而輕視公教，批評聖職人員；

c 公教保護教理，具有決心，對於正宗教義，決意堅持，並準備犧牲一切，爲保護天主所啓示，宗徒傳授的聖傳，公教絕不能拋棄自己的靈魂與氣息。聖保祿宗徒說：『不要消滅聖神：』

d 但是有的人說：『這世界太壞，世界惡貫滿盈，敗類充斥，原是塗殫的勢力地；吾主耶穌所說的對付世界的

兩種辦法！一是「迴避」，一是「攻擊」。

「頂好是組織十字軍和基督的仇敵，決一死戰，這才是公教對付惡黨的有效辦法，對於侮辱與欺凌，永久地退讓與忍耐，乃是忘記耶穌對於法利塞人的嚴厲作風，公教必須憑借武力征服世界，絕不可人前示弱，自取喪亡！」

但公教說給我們，她是屬於永世，而不屬於此世，她實在是無玷的協路撒稜，而未曾與撒瑪利妥協，但不能因為她是「神性的」，而遂反對「人世」，也不能因為她是天主所選之民，遂就心腸硬化，而不憐恤那誤入歧途，或坐於黑暗及死影中的人們，公教並不是黨派，信友們也不是黨員，所以公教絕不想以武力征服世界，絕不想以羣衆攻克羣衆。當然謠言與誤解，應當辨白，無理欺凌，須加反對，良心的正理以及不為時效所增減的天主的權利，皆當盡力保護，流血致命，亦所不惜，公教把持原理，絕不放棄，寧為玉碎，不為瓦全。

關於公教對外的政策，關於「取法敵人的作風」，或強迫接受她的真理與教義，公教歷史豈不明示我們？在過去利用世俗的聲勢，與人衝突，對於傳揚福音，既失自由，又失光榮，造成公教很大的損失？錯認公教入世的態度，使人鑄成大錯。

又有冷淡信友的兩種倫理錯誤，就是所說的「苟安主義」和「楊塞尼主義」，他們說：『今世的生命，對於永遠的生命，沒有關係，公教何必將人世置於心頭？天主照顧永存的公教，照顧公教的一切，公教祇須依賴天主，祇須祈禱，超性的方法，較之本性辦法勝強百倍。』

主張與世界隔離的，以為公教由於本身的超脫應當放棄世界，他們認為世界不能接受天主的聖寵，不能領受聖神，所以公教要打消入世的觀念；歷史的事實，明若觀火，天主的定命，不能反抗？公教與世界，是兩種相反的組織，二者祇有分離，斷難和解；信友的責任，不在對社會作事，而祇在信奉天主；公教不要夢想，公斯且丁式的黃金時代，而祇要希望世界末日的人類向化。

2 現今我們必須制定一種大規模的，為教友排難解紛的教理綜合，此種綜合仍須依照神學與教史。我們在這裏所期望的，在指示信友的前途，並支援他們的行動。

A 整個傳教事業既非一日之功，更非一人之力，現今我們當前的急務，便是在這變化的世界，組成教友的團體；因為廿世紀信友們最大的錯誤，（而且爲後輩所不能原諒的錯誤），乃是容許世界忽視着，甚且反對着天主而進行變化；廿世紀信友的大錯，乃是在對於傳教的方法過度知足；我們不要蹈他們的故轍，我們要改弦更張；我們努力完成他們所開創的，並天主所計劃的人類文化，因爲有了這新的環境，而且也祇有這新的環境，才能使公教興起而且恢復她那歐洲中古時代「精神中心」的榮耀，而今日基督塵上的無神文化，或可讓位與神聖的公教文化。

a 從前我們的教父們，爲公教有了很大的供獻，現今公教的知識分子，亦當努盡全力，造成公教的社會，一心尋求天主的國家，今日教會的第一要務，乃是「思想傳教」，這簡直是公教勝敗存亡的重要關頭！

我們對於世界的觀察，好似看一個先爲雙重而最後歸於一個的遠景；它將公教的一切，總括於基督的妙身，和基督的王位。

b 以基督妙身爲軸心的精神，必須是大公的，它將邀請全球各國的博學者，哲學家，社會學士；將自己經驗之所得供獻與神學博士，以便應用；以基督妙身爲軸心的精神，特另是普及的它關懷着社會一切階層，一切文化，一切人類的問題，它一視同仁地顧及每人；它繼續地完成基督的妙身，增加新的肢體，施與超性的生命，此種仁愛精神，發展於整個的世界。

實在這大公的精神兼容并納，但對於人類的惡恨性；如過度地求利與求樂，崇拜武力，報仇洩恨等，則不可不加以反對。同時需要在一種宗教的遠景，將人類的真正價值，如社會組織的增進，以及世界因思想，工業、美術的努力日漸進步的能力，與以正確的估計；這種詳細的觀察，都是爲着（一）基督妙身，和其大公的擴展，以及（二）公教不變的存在，和其堅強的教義。

c 現代大家所期待的，以「基督帝王爲中心的精神」，實在是世界性的，就是依照天主綜合於基督的，觀察世界的一切。在這一隅，公教實在是樂觀的，它明示世界自覺，沒有被付與物質盲目的演變，而其整個的使命却在於耶

耶穌基督；它顯示一切都在被救之例，一切皆被聖血所洗滌，因此，世界作成了愛的對象，教友努力完成並強調『一切是你們的，你們是基督的』。現在人世的計劃已經決定，工作的路線已經劃好；信友相信進步，並努力進步，為催促基督妙身的完成，和基督帝王的最後勝利。

大家不要以為這高妙的結論是一種神情的作用，這實是初期信友最親切的，而為現今教友所忘記的遠景；必須使這遠景恢復故有的價值，纔能使現今的人類皈依公教。

d 但是詳細說來，公教所指示的人文主義，異於「無神的救世論」，不但好似協路撒冷異於巴比倫城，不僅是物質方面的不同，而且是「人格」方面的不同。因為社會與組織皆因人格而入於「救贖」的範圍，因為社會及整個宇宙皆為人格而「受造」抹殺人的人格便是失掉人生的主要之點：。「基督妙身」通牒說：「在活體上面，肢體是為整體的利益，但在人類的社會，（假如注意最後的目的），整體乃是為肢體的利益，因為這些肢體，都是人格」。

錯認這項真理，便是準備傾軋與苦痛，這為今日的集產主義 Collectivism 乃是很好的警告！

e 可惜大部分的罪惡，也列在了公教的綜合之內，罪惡和救贖的理論，針對「人可繼續改善」（注：改善到不犯罪的地步）的神話；所以「公教注的人文主義」乃是「十字架的人文主義」，公教對於「寶血」的價值，知之甚詳，為得使犧牲得到更高的代價。

f 「世界的救贖」和「人格的救贖」；「創造的愛情」和「十字架的辛苦」；「進步」與「罪惡」；「當代的救贖」和「將來的成功」，這許多對立的名詞要得到圓滿的解決，須依據兩個原則：就是（一）永久而超越的公教自來胸有成竹；（二）入世的公教，寄身於變遷的人事，為收發醇的功効。每位信友都有同樣的任務：信友是福音的傳播者，便不常怕人笑為愚魯；信友既是世間的居民，便當奉公守法善盡己職。

3 為喚起信友的合作，為催促公教的進行，不可沒有的步驟，這便是「努力修德」與「切實入世」。

A. 信友們的工作，要緊是「超自然化」；因為信友們的工作便是傳教的工作，便是傳揚救主的福音，便是廣播超性的生命，便是展開救人靈魂的大工；原來惟有天主，可以使人向化，不過我們不可將這工作，盡數委之於天主

；天主因了基督，因了公教，將自己通傳與世界乃是他的慈愛，我們身爲宗徒，便是接受天主的聖恩，作天主的工員，將天主傳與世人；特另現今當這世界變化的時期，公教對於傳教工作，更希望信友努力；這遠過人力的超性事業，我們祇有謙心接受；聖寵是天主的大恩，絕非人力所應得，不過我們救靈，必須依賴救主之功，（他是生命，真理和道路。）而救人工作更不能須臾之間離開天主——「離開我，你們什麼都不能作」，這話在摧殘信仰的今日，更覺容易明白，從前教宗本篤十五，向遠方的傳教士說：「祇有信賴天主，傳教工作，整個地是天主的工作；因爲祇有天主能以進到人心的深處，能以光照並感動人心，惟有天主能給人充足的能方，爲隨從爲完成一切善行。沒有天主的助佑傳教祇是徒勞。」（見「夫至大」）這一段話我們現在仍可引用。

a 不用超性的方法如何能引教外人入天主之國呢？傳教既然不是重建以色列國，那末惟有祈禱，贖罪、忍耐、慈愛，纔能引人到十字架面前，教宗比約第十一說：「一切真正的而且持久的革新，必需發軔於道德，創始於大聖，他們慷慨大方，一切隨從天主的號召，所以能成功當代的「救星」和「革新者」；假如改革，出於私心，出於憤怒，那末祇有混亂，絕不能放出光明，那祇有變本加厲地破壞，而絕對談不到建設；總括一句，那祇越來越糟！我們不要忘記救主的教訓：『此種誘惑，惟有賴祈禱與齋戒始能退却。』所以我們要以聖德爲第一，我們要同天主一起開始化人的工作，我們並不說要忽視人事，也不是要指責一般教士的方法，不過我們要知道所先後，不要將人力高抬到祈禱之上」。

對於超性事業的價值和傳教工作的高尚，我們不能說得太過；其餘一切的問題都從這裏得到光明與解決。

b 內修生活便是傳教工作的靈魂，也就是反對自然主義的良藥和人生惟一要務的實行，總括一句：傳教必需以內修爲條件，因爲現代的人類絕不爲廉價叫賣的信仰而放棄自己的學說，他們所希望的祇有真牌兒的福音，教宗比約第十二說：『那些不遵救主的教訓，而妄想引人熱心，善盡己職的人們，乃是自欺欺人。勸人熱心固然甚好，但更須示人以正路。』

爲使大家明瞭自救救人，不能離開天主，所以要復興一切公教的內修工課，努力重視祈禱、收心、避羶、反省

、領聖事！這些當是傳教士的飲食；而敬愛弗母更爲傳教士所不可缺，這些工課又要誠心去行，傳教必須是將自己從天主那裏汲取的超性生命，傳與世人」。

c 完全超越性的傳教事業，也不能避免「適應」，但這話不要誤解；這裏所說的適應並不是講便易，也不是新舊的更替，更不是削足適履的愚魯行爲，而是完整地明智地「入世」，所以這便是因地制宜，和因時制宜的傳教工作，這種作法關係甚大，所以今後都要如此去作。我們現在要如新經上所說的那將要建築房屋的人，坐下想想：「爲計劃將整個的人類引入基督的信仰，當遵循什麼途徑。」

d 現今傳教不僅是消極的，不僅是爲防止惡勢力，也不是一種宣傳與征服；傳教切不可隔離，教友必須活動於社會中，爲收到發酵的作用，傳教的任務，須處於教外人中，而使他們向化、……教宗本篤第十五向傳教區的首領說：「教區無論如何之大，居民無論如何之多，必需努力引領他們進入信德，得到長生；」（夫至大：）

至於信友如何引起發酵作用！現今不乏這種經驗，所以問題容易解決。據一般傳教人員的發現，爲宣傳福音，要緊和身旁的民衆，度着同樣的生活，如同基督居在我們中間，我們也要像他一樣，和別人同甘共苦，同好同惡，在一切正當的事上，和民衆有同樣的思想與精神，因爲宣傳「聖信」，並不是一種技術的表演，而僅是人前的一種「信用」，但信用必需有精神和物質的「現存」，而這事必需來自長期的往還。「勸化同類」的工作，說來是極有意義的。但並不是教人劃分什麼種族和階級的畛域，而祇是要切實地有效地工作。

e 天主成人是成了完全的人，如同我們一樣的人，而且他不僅是降世，他還除掉罪惡之外，取了整個人性，爲在升天的時候，將人性帶到聖父面前。「上升」的行動，是他來臨的動機與完成，「天主成人，爲使人成爲天主」，教父們認爲這是救世的循環，教友們傳教必須依照救主的芳表，攬取一切，打進一切；既然攬取爲打進的必要條件，所以在這裏要謹慎將事，而且要急速進行，打進一切便是爲實施發酵，但發酵並不是變質而祇是發揚本質，同樣飯依公教，並不是拋棄原有的價值，在中國傳教，並不是使中國消滅傳統的文化，罪惡之外一切都可保留。爲將福音傳於天下萬民，當然難免局部的失敗，但是此種失敗，無防工作的進行。

f 公教進行會常爲傳教的基礎，從前我已經計劃它的成功與希望，現今我仍然抱着同樣的決心。形成「公進」的理由，日加鞏固，教宗當年的談話，聲價日增，他說：「：如同已往的時代，公教遭到陷於外教的世界，（所以今日的遭遇，並不奇怪，）關於如何進行，環境清楚地指給我們，爲將不認基督的人羣，領至基督面前，要緊在他們中間準備並發展傳教的助手，這些助手明白他們的思想與希望，易於和他們往還，便於同他們談話；以工人爲工人的宗徒，以商人爲商人的宗徒，如此潛移默化，雖不是顯著的行爲，但實在是有效的工作。現今我們的公進運動，在努力表揚信德，努力以基督的聖愛建設更好的世界，使宗教生活不僅限於宗教的敬禮，而更展於信友的整個生活。

g 傳教工作，特另要注意工人，因爲大批的勞動者與公教隔絕，而且給他們傳教有不少的困難，但是爲救人起見無論什麼困難都要打破，公教因爲重視人類，所以努力提高工人地位，特另借賴教育，利用一切方法，一切機會，在工作、休息、家庭、社會，各方面準備消除「無產」，而使他們自認天主子女的尊位。「公教既以納庇肋的工人爲首領，因了他的理論及努力，工人得脫奴隸地位，而成爲基督的兄弟」，（教宗比約十一致里斯本主教書，一九三三年十一月十日）

這日形發展的傳教工作，委之於教友，故教友更當與聖統親密聯絡，以便收效。（節）

好的工作人員，必須有超性的意識，信德和謙遜的精神，而特另要有愛護公教的心情；避免尾大不掉，切實與聖統合作，脫離聖統便不免錯誤，便不免使工作虎頭蛇尾；聖西彼廉說：「人不以公教爲母，必難以天主爲父；收藏於公教之外，必將分裂公教，」（節）這都是大家要小心的。

B 公教固然是精神之國，但也必須復興世界，完成基督救世的宏業，所以信友絕不可拒絕此世，而必須爲人服務，因爲救主將來，依照我們的行爲，判斷我們：「我餓了你給我吃的，我渴了你給我喝的；」信友又要發展世界，佔有世界，爲將它獻與天主，作爲神聖的祭品；原來天主給了人求福的慾望，以資發展，公教對於進步也很贊許，教宗比約第十二說：「如果有人說我們反對進步，乃是對於我們妄加批評，天主的恩賜，我們絕不反對，天主於

造世之初，爲人類儲藏的寶物，人類當取而用之：』（一九四一年，教宗比約十二聖誕節廣播）大家需要明瞭，借友越進步越好；因爲一個新的發明，便是給基督的帝國，添一個新的省份，教宗又說：『公教不可自對於宗教的神秘，而拋棄天主所托，完成人類的使命：』（一九四六年二月廿日向衆位樞機主教訓話）

『：在這破壞的世界中，大家不可無爲，而需要給基督建設新的社會：』（一九四三年聖誕節，教宗比約十二演講）『：不僅要保持現狀，而且要努力進步，信友不可泥古，而需要走入新的時代。』（比約十二，一九四二年講。）所以大家要遵照教宗的旨意，努力前進，建設新的世界，將來世界信奉天主與否，責任全在你們的肩上。至於實際如何進行，要看聖保祿，怎樣進大馬斯城；在他問過了：『主，你願意我作什麼？』主說了：『進城！』就是說要作一個活動的市民，努力傳揚主名！

關於民族或國家的內部組織，以及國際的共同組織採取什麼方式，祇若無關宗教的信仰，公教絕不過問；對於工業問題，公教也不負直接解決的使命；關於科學、社會、政治等問題，公教尊重人類，讓人類自由發展。

信友既是世間的居民，所以對於世界的處理與改善，具有相當的權利，我們「光明之子」對於這事，不當在「黑暗之子」以後。公教思想家不可追隨，而必需率領，不當學習，而當指導！不當仿效，而當發明。

大家要尋求純粹的真理，純粹的學術，祇爲獲得事實，不求自己的利益！要逐步地打進「自然」，因爲由自然至造物者，有好多可以研究的地方；要搜集專門家的言論爲窺探世界的真相；要一味地尋求真理，無論對於「護教」有益與否；要和教內教外諸人合作，進行研究的工作。

努力建設新世界，使人類達到完善地步，使世界成爲公教化。信友不可使世界任意妄爲，而需要予以改正；今日都市主義甚爲發達，但它的罪惡與缺點：分配的不均，無謂的消耗，皆當予以改善；人文主義，既爲人類有很大的供獻，所以要努力發展。

我們信友真可稱爲「人文主義的實行者」，因爲祇有信友可以供獻有價值的文化；惟有公教的人生觀，保持着「人」的真諦。信友將人格置於「工業」之上；將人格置於「城市」之上，因爲城市是臨時的，而人格是永存的。

想到天主纔能催促人類，最後的進步，而在進步中仍不失為天主的背像。

今日社會拋棄自由經濟，以戰爭定進步的規律，個人的自由淪喪於國家的權能，為在社會方面使大家以同意組成的家庭、職業入於解放。

現今信友們的使命，是對各方面詳細研究，並努力改善社會的生活；近來工界的首領，聽到公教對於勞資合作的有力呼聲，奮興工作，實現思想，革新精神，改善工人的管理及待遇，又有好多信友，發起職業組織，並以政府的能力，負起代表的任務。這些改革的實行，不外「四十年」：「通牒的大意。這通牒說明提拔無產階級的緊要條件，意義甚為重要，希望大家努力打破難關，完成教宗指定的目的。

希望信友的工作，展於社會、經濟、政治、文化、教育、美術等等範圍。

所以要把時務合於傳教工作；處在今日的險惡時局，信友若不努盡全力改造文化，恐怕他們的工作，完全歸於失敗。

傳教救人，絕不可獨善其身，單以講說福音為滿足，而必需安撫每人，使他們的衣、食、住、工作等等切要的問題，得到圓滿的解決，那纔是真正聖賢，那纔算實行福音；信友不可祇注意宗教，而必需兼顧社會、經濟等問題。

這大規模的進行，必需由思想着手，努力研究，切實推進！在今日的環境，切不可惆悵獨悲，悟已往之不鑒，然而知來者之可追。『比約十二，一九四二年。聖誕節講。』

今日情形的可憐，家喻戶曉；呼籲公義與仁慈的悲鳴誰能不聞？基督和宗徒們從前都是先治疾病而後宣道，公教對於自己可憐的子女怎能置之不理？

每位信友必需照自己可能的範圍，救濟他人，或奔走於工界，或致力於青年，大家協手，奮勇前進，相信我們的成功，終能實現，後起的民衆，必要受到我們的利益。

結論

大家想到將來那樣的遠景，心當然興奮；但有人認爲不可能，他們以爲世界的現狀萬分險惡，他們以爲這自作孽不可活的世界，惟有相恨相殺，自相魚肉，沒法挽救；這事就表面看來，或者令人失望，但是實際說來，公教已獲全勝，基督不是說過麼；「倚恃我吧！我已經得勝了世界！」

天主絕不許自己無條件地被逐於人世之外，所以時刻一到，他仍會捲土重來！我們對於公教，不要悲觀而要樂觀，不要羞恥而要榮幸，不要恐懼而要安泰。

公教的遭遇雖有不同，然絕對永久青春，決不衰老。紐曼 NEWMAN 說：「……我們不知勝利之前所有的遭遇；我們勞苦之後必將受福，我們參加的是榮耀而幸福的工作，我們要積極地向前邁進。」（紐曼講公教的第二春天。）

「請大家祈求天主，賞賜公教平安、團結、並且傳揚於普世，又常存於普世！」

「吾主天主，不變的勇毅，永久的光明，請於公教可奇的發展，以爾慈愛，垂視公教，俾能照爾永遠計劃，完成救贖大工，庶幾普天之下，百廢俱興，煥然一新，因着萬有之源耶穌基督，爾子我等主，垂允我等所求！」

性 靈 的 人

書 新 的 版 出 將 堂 德 崇 津 天

此書著者為現代著名哲學家
Auguste Valensin,
全書以問答的體裁，科學的方法，將人的靈性問題，很具體地證明了，譯者為光啓學院王繼文修士。

民國三十七年六月三十日出版

公教前途展望（全二冊）

著 者 S U H A R D

譯 者 蕭 先 義

發行者 天津市營口道二十二號
天津崇德堂

印刷者 協和印書局
北平東廠胡同十七號

有所權版
究必印翻

(Cum approbatione ecclesiastica)

24
282971

No.951